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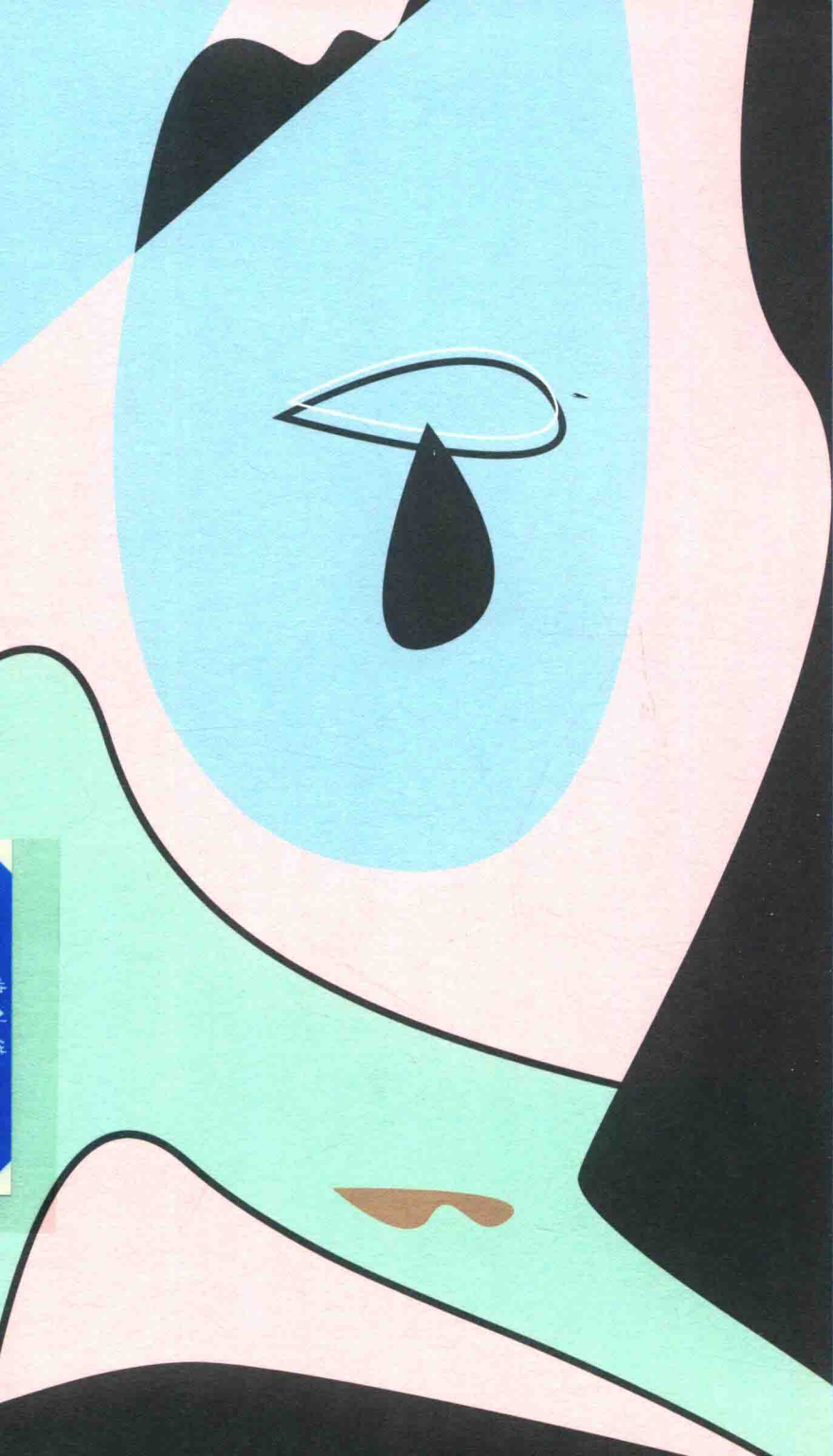
巳升 曲口 士心

颜歌

著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巳升兽志

颜歌

— 著

CT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异兽志 / 颜歌著. --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1
ISBN 978-7-5404-6400-4

I. ①异 II. ①颜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16602 号

异兽志

YISHOU ZHI

颜歌 著

出版人 曾赛丰
出品人 陈昱
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5 室 (200020)
责任编辑 耿会芬
装帧设计 王媚
责任印制 王磊
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
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622 号 (410016)
网 址 www.hnwy.net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 印张: 8.75 字数: 170 千字
版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6400-4 定价: 45.00 元

版权专有, 未经本社许可, 不得翻印。

如有倒装、破损、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10-80261198

再版序

大概总是很困难地，回头去看过去的自己，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境遇多变的人——这样说自己是不是有点矫情，毕竟，十几年前写小说，十几年以后我还是在写小说。

写《异兽志》的时候，我住在成都，刚刚二十岁，一晚上熬着夜写出来一两万字，大睡一场到下午起来，出去散个步吃个饭，回来又可以接着再写。

现在，我和先生住在都柏林。爱尔兰人把这国家叫做 Hibernia（爱尔兰拉丁语名，意为“冬之地”），把他们自己称为 Hibernian，说他们的英语是 Hiberno English——说来说去，就是很冷的意思。于是在冷飕飕的每一天里，我起床，出门跑步，吃早饭，读新到的杂志，回邮件，出门见朋友，换个地方看看书，去本地超市买菜，再回家做晚饭。

与此同时，我随身有一个笔记本，两天里面大概能在上面写一句或者两句，关于我正在写的长篇小说的一些构思和想法——再等我真正打开电脑，把这些笔记本上的零碎转换成词语、句子、段落，最终确定下来，大概是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以后的事了。

这就是写完《异兽志》十几年以后，我现在的写作情况。我

在这个冬之国里，看的读的说的写的全是 Hiberno English，每天，像个牢笼里的犯人一样，偷偷地在墙脚下凿着，一天又一夜，希望能打出一个洞来，通往到自己本来的世界里去——这是起初的计划。但我是这样的一个人，通过日复一日的劳动，居然忘记了越狱的目的，转而爱上了凿洞这件事情本身：这一件每日每夜，往返重复，似乎毫无进展的修行。

对现在的我来说，完成作品本身似乎是次要的了；反而，不断地无止境地未完的作品里劳作，成了更重要的事情。

所以，像我这样一个境遇多变的人，总是很困难要回头去看过去的自己。

因为要再版，好歹还是把《异兽志》看了一遍。老实讲，大是吃了一惊。书里种种痴心，狂妄，潦草，肆意，先不提了。真正让我惊讶的，是那个写书的人在字句之间赤裸裸的样子，她是那么小，那么急，那么不知好歹，那么大喜大悲。

我就想起来写《异兽志》的那年，大概真是不怕的，恶狠狠地写作，恶狠狠地吃东西，恶狠狠地喝酒，恶狠狠地大哭——到现在，我当然是（大概是）已经通情明理了，知道把这些东西一倒倾泻出来，写到小说里面，是不太地道的，并且早就已经不会那样做了。

但毕竟是自己写的，再不地道也总有偏爱。《异兽志》里我最喜欢的是《荣华兽》，于是一边看，一边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给我先生听。我一边讲一边笑，他一边听也一边笑，我说唉呀我小时候

奇思怪想太多了一点，他说这真是你写的吗我有点不相信——两人这样笑了一路，忽然就不笑了。到故事最后的时候，我终于流了眼泪，他伸过手来，捏了捏我的手。

《异兽志》是母亲去世之后第二年写的，《荣华兽》写庙里的尼姑们修行是为了成为不喜不悲的草木，写的是我和母亲之间最后的心境。到今年，母亲不在已经十三年了，我在这个离她十分遥远的地方，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孩子。

其实应该是庆幸的，我这样一个人只会写作，在十几年里，把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，都修在了每一句，每一段，每一篇的小说里——于是，再是过去的终究还在那里：曾经二十岁时那样不顾一切地声嘶力竭地悲喜着，并且把这些都山河大海一般写出来，落到了这一部光怪陆离的《异兽志》里。

颜歌于2017年8月22日

目录

- 卷一 悲伤兽 001
- 卷二 喜乐兽 023
- 卷三 舍身兽 045
- 卷四 穷途兽 069
- 卷五 荣华兽 091
- 卷六 千里兽 113
- 卷七 痴心兽 135
- 卷八 英年兽 167
- 卷九 来归兽 195
- 后记 227
- 附录 233

卷

一

此兽性真，
终生只求一偶，
但不笑，
一笑则亡，
故名，
悲伤。

悲
伤
兽

悲伤兽居住在永安城东北。锦绣河穿越城市中心，往东流，在洛定洲分为芙蓉河与孔雀河——悲伤兽居住在孔雀河南岸的那片小区。

小区很老了，墙壁爬满了爬山虎，唤作乐业小区，这里原来是平乐纺织厂的职工宿舍。悲伤兽大半都是这个纺织厂的工人，很多年前，从南边来到永安城，住了下来。

悲伤兽性温和，喜阴冷。爱吃花菜和绿豆、香草冰激凌和橙子布丁。惧火车、苦瓜及卫星电视。

雄悲伤兽长得高大，嘴巴大，手掌小，左小腿内侧有鳞片，右耳内侧有鳍。肚脐周围的皮肤为青色，除此以外，和常人无异。

雌悲伤兽面容美丽，眼睛细长，耳朵较常人大，身形纤弱，肤偏红，月满时三天不通人语，只作雀鸟之鸣，此外，与常人无异。

悲伤兽不笑，但笑即不止，长笑至死方休，故名悲伤。

悲伤兽的祖先，追溯上去，可能是上古时候的某个诗人，但年代久远，不可考证。

雄悲伤兽善手工，因此做纺织，雌兽貌美，因此多为纺织品

店售货员。永安城的人穿越整个城到这片破落的小区来买纺织品，无非为了见雌兽一眼。

传说悲伤兽之笑极美，见到的人都永生难忘。但无论说多少笑话，他们都不会笑。

越是如此，雌兽之美越显珍贵，惹人怜惜，因此永安城的大款们都以娶得雌兽为荣——雌兽可与人类通婚，产下的小孩与常人无异，但雄兽不可，因此乐业小区中王老五成群，姑娘们都去了城南富人区，面容冰冷，足不沾地，整个小区越见萧条了。

动物学家在报纸上大声呼吁：如此下去，这种珍稀兽类必然灭绝。于是政府宣布悲伤兽只能内部通婚，要和人类结婚需申请名额，投标决定，每年五个——这样一来，娶到一只雌兽更成为身份的象征，上流社会为之疯狂，政府则大赚了一笔。

画家小左是我朋友的朋友，她和悲伤兽的故事在圈内流传很广，但真实的情况却很少人知道。有一天，在一个派对上她走过来找我，她说：“我知道你，你专门讲述兽的故事，我想给你讲悲伤兽的故事，你要听吗？”

我说：“好的，但我要付出什么代价？”

小左说：“我什么也不想要。”

“但，”我说，“这是规矩，我必须得给你点什么。”我对她笑，她却面无表情。

她说：“我要一客香草冰激凌可好？”

我买给她一客香草冰激凌，她吃得津津有味，几乎忘记说话。

我抽完两支烟的时候，她终于开口了。

她说：“我的悲伤兽上个星期死了。”

小左遇见那只雄兽的时候是平乐纺织厂的萧条时期——售货员们都去嫁了大款，东西卖不出去，工人大批下岗。她是在海豚酒吧遇见他的，他走过来问小左：“我刚刚失业了，你能不能请我喝酒。”

她抬头看他，他长得很高，神情严肃，脸上皮肤光滑，一条皱褶都没有。小左说：“好。”他们一起喝酒，小左看见他的耳朵后有一片漂亮的鳍，她说：“你是兽。”他说：“对，我没了工作。”

那天晚上之后，他跟她回家，她驯养了他。

雄兽的名字叫乐云，晚上睡觉安静，不爱讲话，喜欢洗澡，每天吃三个香草冰激凌就可，但若谁看电视，他就会大声鸣叫，双眼发红，兽性毕露。

小左从此不看电视，回家的时候，他们坐在沙发两头，一人看一本书，开心的时候，他长长地低声鸣叫，好像猫的声音，但不笑。

晚上睡在一起，乐云裸睡，身材和人类男子无异，肚脐周围皮肤青得像海那样，甚至有些透明，小左常常看着那块皮肤发呆，“真美。”她说。

她抚摩他，他像猫一样发出满足的嘟噜，但无法和她做爱。“因为你是人类。”雄兽说。

他们相拥睡去，就像两只兽。

那段日子很美好，雄兽比人类的女孩更为温柔而手巧，他给小左做饭，洗衣服，饭多是素食，衣服多发出异香。小左吃饭，他就在对面看，神情温柔，她几乎认为他就是自己的丈夫。

那是去年五月，小左以雄兽为模特，画了很多画，在常青画廊开了个展，大获成功，大家都知道她有一只悲伤兽，双腿壮硕修长，小腹平坦发青，眼神明朗而无物，或坐或站，全城的姑娘都爱上了他。

我去看过那个画展，第一次听到了小左和悲伤兽的传闻，圈内爱八卦的王小虫说：“小左这娘们儿，肯定把人家睡了。”我说：“雄兽是不可和人类交配的。”小虫阴笑说：“你也信？”

但我相信这是一只纯粹的兽。有一张画，他坐在窗台上，一丝不挂，人们清楚地看见他小腿上的鳞片，脸上的神情略微羞涩，因而迷人，人人都想：若是他笑起来，不知道多么好看。

但他不笑。

他一笑，就死了。

“他已经死了。”小左说。她坐在我对面，大口吃冰激凌。脸色很坏，不笑。

小左说到一个月圆的晚上，他们听到凤凰般的长鸣，乐云睁开眼睛，神色慌张，冲去开门——门口是一个女孩，楼道灯光昏黄，但可看出她极美，她不会说话，鸣了一声，紧紧抱住了他。

小左让她进屋，拿香草冰激凌给她吃，她的皮肤通红，好像

要渗出血，乐云说：“她病了。”

这只雌兽已经嫁给城南一个富商，乐云说是他的妹妹，唤作乐雨。乐雨依赖乐云，睡觉也不能离开他，他们给她喝了板蓝根，她依然鸣叫不已，乐云束手无策。他打电话给那个男人，电话那边烦躁地说：“她叫个不停，根本不知道要干什么，我又不是兽！”

乐云挂掉电话，把妹妹抱在怀中，不停亲吻她的脸颊。两只兽发出相似的悲鸣，小左坐在沙发对面，打电话给她前任男朋友傅医生。

傅医生匆匆赶到了，小左说他比以前更加英俊。他手脚利落地给乐雨量体温测血压。傅医生说她怀孕了，给她打了一针。

小左打电话给乐雨的丈夫，电话那边喜得说不出话，那男人几乎哭了，“感谢老天，我王家有后了！”小左烦躁地挂掉了电话，接着一辆大奔就到了。他们送走了乐雨，她还是鸣叫不停，但身上没有那么红了。

乐云出了一身大汗，要去洗澡，傅医生在客厅徘徊不去，他突然抱住女画家说：“我想念你。”

他们抱在一起，怀念过去的岁月，彼此抚摩，亲吻，呼吸急促。他们缠绵，卫生间中水声哗哗，像海浪温柔席卷。

第二天早上，乐云死了。

小左说：“他没有笑过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。”

我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女画家神色忧伤，显得更加美丽，她说：“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死，我几乎爱上了他。”

那天的派对匆匆结束了。我走回家，在会所门口见到小左和一个陌生男人在一辆高级跑车里呼啸而过，发出了一声清锐的鸣叫。

我身边的一个男人啧啧而赞，他说：“这娘们儿，自从养了一只悲伤兽以后，脱胎换骨，画越来越好看，人也越来越漂亮，什么时候我也找一只来养养。”

他问我：“你不是对这些很熟吗，去帮我找一只。”

我说：“人要驯养一只兽，是需要缘分的。”

那人不以为然，他说：“永安城中到底有多少异兽，到最后说不准谁养谁呢。”

我笑。我说：“你害怕，就离开。”

他说：“来到这里的人，都无法离开，这个城市太鬼魅，太迷人，太妖娆，是艺术家和流亡者的天堂。”

我就想到画家小左。很多年前我听说过她的传说，她从北方刚刚来这个城市的时候，沙砾一般粗糙，见人说话带着乡音，常常被暗中嘲笑。多年过去，她终于成为一个巧笑纤指的都市女子，唇色如血，好像从出生就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。

悲伤兽们在很多年前来到这座城市，也再没离开过，无论动物学家如何危言耸听，无论洪水、旱灾、经济萧条、战争、股市狂跌，或者传染病爆发，他们都不为所动地生活在永安，且数量稳定，如同一个永恒的谜题。

在五六十年前，永安有很多兽，人只是兽的一种，但终于爆

发了战争，以及动乱，人挑起了兽的战争，整整十年，那段历史早已经消失，虽然时间太短，但所有的人都只知道或者装作只知道皮毛了。大量的兽消失、灭绝，但悲伤兽们生活了下来，并且，成为了永安城中数量最大的兽族。

可是没有人真的进入过他们内心，雌兽可以出嫁，但雄兽绝不和人类通婚。

因此，当我在网络上搜索悲伤兽的消息，试图找到乐云死亡的原因时，除了上面那无关痛痒的一段，毫无头绪。

难道他因误食过量苦瓜而死？我笑。

我打电话给我大学时的导师——永安城著名的动物学专家。我说：“你对悲伤兽有研究吗？除了笑，他们还有什么原因会突然死亡。”

我的老师沉默，他说：“明天出来喝茶，我们详谈。”

在早报娱乐版中，我看见画家小左的消息，她同永安城一位著名建筑商的儿子频繁约会，照片中，他们在一家露天酒吧喝酒，那个年轻男人风度翩翩，笑得春风得意，照片中可看见小左的左边耳朵上戴着样式夸张的大耳环，面容出奇秀丽，神情平静而忧伤，不笑。

我喝一口茶，再喝一口，想，她是否真的爱上过那只死去的兽。

电话是这个时候响起来的，那边的人是我的老师，他说：“你看报纸了吗？那个女画家的照片。”

“我看见了。想找你问的，就是她养过的悲伤兽死亡的事。”

电话那边又是漫长的沉默，他说：“听我的，你最好不要再去管这件事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他，“你知道那只兽是怎么死的吗？”

“他或许没有死，”他说，顿了顿又说，“他的灵魂永生。”

我笑，我说：“你是说灵魂的城市吗？”

在永安地下，传说，有一个灵魂的城市，人和兽，车和路，乐队和追随者，在那里生生不息。小时候母亲会给每一个孩子讲这个恐怖的传说，母亲说千万不要在马桶上看书，因为你坐在马桶上走神的时候，灵魂就会从地下上升，穿越马桶，从你身下进入你的身体，占据你。因此，每一个孩子都对马桶有一份敬畏，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，才发现，他们上当了。

电话那边发出嗡嗡的声音，信号破得漏风，他说：“总之……我是说……”

电话断了。

还是一个孩子时，我蹲在马桶边良久凝望，希望有一个灵魂浮上来同我说话，管它是人是兽。我看见它，我就说：“你好。”我这样有礼貌的孩子，一定会讨人喜欢。

我去城南富人区寻找雌兽乐雨，她肚子已经微微隆起，坐在大厅中礼貌地接待了我。她说：“我看过你的小说，很好看。”

她喝一杯冰巧克力，皮肤发出珍珠般的粉红色光芒，声音温暖动听，她坐在大厅背光的角落，眼睛漆黑发光。